

沈阳杂技团75年拿下多个“第一”与“唯一” 《先声》之前有先声

本报记者 杨 竞

延伸 YANSHEN

巅峰绝技录

本报记者 杨 竞

建团七十余载，沈阳杂技团40多个节目问鼎海内外顶级赛事大奖，450余人次捧回金银殊荣。一代代沈阳杂技人将“技”磨至毫厘之间，把“艺”融入方寸舞台，方有下面这些足以留名的巅峰时刻——



《腾空飞杠》

1992年、1996年两获摩纳哥蒙特卡罗国际杂技比赛“银小丑”奖。该作品采用“腾空无支撑圆周旋转力”，演员在距地面6米的单杠上，借助胶皮条的弹力与反作用力在距离将近4米的两杠之间进行表演，腾空飞越，十分优美。



《圣火绸吊》

2008年获摩纳哥蒙特卡罗国际马戏节“银小丑”奖，是“绸吊”及“秋千顶技”两个节目有机结合的空中平衡技巧类节目典范，其中部分技巧动作属国内首创。该节目突破性地将由单人表演改为多人集体表演，不但增加了技巧难度，而且大大提高了观赏性。



《天幻II——太阳鸟》

2013年获第八届中国杂技金菊奖第三次杂技剧目奖“创新奖”。该大型情景杂技秀以沈阳新乐遗址出土的距今7200多年的木雕太阳鸟为原型，讲述了一只勇敢无畏的凤凰鸟寻找光明、寻找爱的故事。该剧颠覆了以往杂技突出“技”的观念，使“艺”得到了完美的展现，体现了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效应”，运用全息投影及先进的电脑灯、音响等现代科技手段，使舞台呈现出震撼的视觉效果，无论是视觉还是听觉，都给观众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



《双人升降软钢丝》

2022年获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该作品突破了传统软钢丝的表演形态，表演者在动态升降的钢丝上完成高难度的双人技巧动作。“单人单手顶大摆”“双人头手把”等多个技术动作难度升级、惊险不断，其中创新表演的“双人抱顶”“双人肩顶”“双人大摆翻下”等动作尚属世界首创。

内容提要
今年5月，杂技剧《先声》将在国家历史名城南京开启2026年全国巡演之路。作为唯一一部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双料大奖的杂技剧，《先声》的“好看”已经得到了业内的肯定。那么，它能否让观众“爱看”，并且长久地“耐看”，则需要由市场来检验。此次的巡演意义就在于此。



2017年，大型情景杂技秀《熊猫——寻梦之旅》赴巴拉圭、阿根廷等国巡演132场，观看达20万人次，让南美洲观众感受到了中国杂技的独特魅力。

距离正式巡演还有一个多月，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杂技团”)正在对《先声》进行巡演前的最后打磨。当记者走进排练场，更多的故事扑面而来，讲述的不仅是一部剧，更是一个有着75年历史的文艺院团的先声夺人之路。



上世纪70年代创排的《高台飞车》节目，场场爆满，深受观众欢迎。



1998年创排的主题杂技晚会《天幻》，被称为中国杂技界第一部“现代杂技”。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东路62号，一栋浅黄色的3层小楼安静地矗立在街边，“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有限公司”的牌子朴素而低调。

推门进入，排练的喧嚣扑面而来：荣誉室里数不尽的奖牌、证书，排练场里演员们翻转、腾跃、汗流浃背的身影，都在提醒到访者，这里是沈阳杂技团——中国杂技版图上绕不开的坐标。

这个有着75年历史的杂技团，诞生过中国杂技史上多个“第一”，却从未躺在功劳簿上，在院团改制、市场冲击、艺术创新的浪潮中，走出了一条从“第一”到“唯一”的破局之路。

从走进市场到走出国门 全国首家“转企”的杂技团

1951年9月1日，以18名杂技艺人为基础，沈阳杂技团宣告成立。

从那时起，辉煌的纪录就开始了。第一个高峰是在1958年，蔡少武首创的高难度杂技《飞车走壁》和《环球飞车》轰动全国，沈阳杂技团得以与北京杂技团、上海杂技团等院团并称全国五大杂技团，并且是“最有名的一个”。

第二个高峰出现在1972年，沈阳杂技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出访北美和拉丁美洲的文艺团体，前往加拿大、美国、智利、秘鲁、墨西哥五国进行访问演出，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被舆论称为新中国继“乒乓外交”后的“杂技外交”。

今年81岁的张业庆是沈阳杂技团的老演员，是辽宁杂技辉煌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回忆起那一次的“杂技外交”，他掩饰不住的自豪：“那一年，我27岁。虽然是在国际舞台上演出，但我们一点也不紧张，心里一直在告诉自己，我是在为祖国争光！当时我们演了《狮子舞》《顶碗》《车技》等十多个节目，演出结束后，谢幕了8次，大幕一次又一次落下又拉开，观众就是不肯走……”

在沈阳杂技团荣誉室的展柜中，一个盛着巧克力糖果的玻璃匣十分显眼：糖果由小木块替代，外面包着的糖纸已经有50多年历史了。那是1973年，沈阳杂技团圆满完成出访演出任务后回到北京，为打开中美外交大门作出了贡献，国家领导人拿出自己的工资买来巧克力，送给73名演职人员，每人一斤。“大家吃完巧克力，把外包装纸精心地保存起来，在我们心里，它无比珍贵。”张业庆说。

第一个走出国门的杂技团以及它所创造的众多杂技上的第一，定格了直到上个世纪末沈阳杂技团的辉煌时刻。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像众多国有艺术团一样，沈阳杂技团也遇到了生存危机。

安宁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迈入沈阳杂技团院子的那一天——1997年5月16日。“院子里杂草丛生，老楼内电线交错，像密集的蜘蛛网。”内伤“更重”，团里账面上只有1000元钱，外债却有90多万元，仅有的18名

演员根本无法组织起像样的演出。”

如何走出困境？作为杂技团的新一代掌舵人，安宁决定分三步走。

第一步，打造精品。“农民的希望田野上，文艺院团的希望在舞台上。”他大胆地采取了股份制模式，用政府支持、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先后筹集了800多万元，全力打造作品《天幻》。这部集杂技、舞蹈、音乐为一体的惊艳之作，开启了中国艺术杂技的先河。其后又陆续有了“天幻”系列之《太阳鸟》《熊猫——寻梦之旅》《炫彩中国》以及以安徒生童话故事为主题的杂技童话剧《美丽的传说》等多部重量级作品。

第二步，转企改制。2004年，沈阳杂技团更名为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全国第一家由文化事业单位转为文化企业的杂技表演团体，团长安宁带头放弃了事业编制，从团长变成董事长，演员变成了完全的企业人。

第三步，闯市场。“以前国有演出院团的生存模式是政府掏钱，演出院团来排练，然后演出。即使到现在，仍然有很多演出院团还保持着这样的模式。我们很早就打破了这种生存方式。”“天幻”系列和《美丽的传说》让团里赚翻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一种新的出路，让自己更好地存活、发展下去。”安宁说。

借着这次成功的思路，沈阳杂技团以全新的姿态走上了国际舞台。2020年之前，每年都要去国外巡演一圈，如《天幻》系列晚会，在南美洲总计进行了800场商演。

截至目前，沈阳杂技团的演出足迹遍布7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城市，境外演出超8000场，观众超1200万人次，充分证明了其在国内外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力。40个国内外金银奖项，19个国家级殊荣，连续14年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沈阳杂技团在国内国际的舞台上载誉满满，将中国文化瑰宝的印记刻在了国内外观众心间。

这条破局之路，安宁总结为：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发挥资源优势，以集团具备的生产、经营、演出“一条龙”产业优势，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复合型多元化的杂技文化系列产品，不断拓展国际演出市场。

从老将到新苗 每一代都走在登顶之路上

在众多舞台艺术门类里，杂技可以说是最吃青春饭的一种。十年磨一剑的培养周期与舞台艺术生命短暂之间天然的矛盾，让人才问题始终是困扰杂技界的一个难题。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杂技艺术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全国专业杂技演员数量逐年下降，多地杂技团面临“青黄不接”“台柱子一撤，整个杂技团面临困境”的窘境。所以，很多人对沈阳杂技团“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现象羡慕不已。

列举一下目前沈阳杂技团新一代艺术家阵容：杂技剧《先声》的主演、王大奎的扮演者

单卓43岁，正值壮年，曾获得摩纳哥国际杂技比赛银奖、全国杂技比赛金奖。剧中的另外几位主要演员，王大力的扮演者刘兴博曾获全国杂技比赛金奖，青年黄显声的扮演者李维获得摩纳哥国际杂技比赛金奖、全国杂技比赛金奖；王大娘扮演者全立获第八届中国武汉光谷国际杂技艺术节黄鹤银奖……

何以人才代代不绝？现任沈阳杂技团副总经理周仲涛说：“我的老师当初教我们的时候是怎么教的，我现在就怎么把这个接力棒传下去。”他举了一个例子：1972年，张业庆和陈焕在《顶碗》中表演的“滚顶”动作在全国领先。之后，他把他的技艺教给学生周仲涛，周仲涛和王丹以及另外一个女演员完成了一个男底座和两个尖儿的超高难度动作。他们靠着《顶碗》一战成名，这个节目带给他们诸多荣誉，国内外拿奖拿到手软。今天，这项技术又由他传给了新一代的演员。

那么，这个接力棒里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周仲涛说：“就是对登顶的渴望。”

首创的“倒挂柳树叶”技巧动作，让中国高空杂技节目由此诞生；

在全国首创《飞车走壁》和《环球飞车》高难度杂技飞车节目；

首演《空中飞人》，改写了中国没有大型高空杂技节目的历史；

在世界最重要的杂技赛事摩纳哥蒙特卡罗国际杂技比赛和法国明日杂技比赛中摘得“银小丑”奖和巴黎市长奖；

多次获得中国杂技最高奖金菊奖，多次在中国最负盛名的吴桥杂技节上获得金狮奖；

2025年，杂技剧《先声》荣获中宣部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八届文华剧目奖。

这些首创、首演和光灿灿的奖杯，正是演员们登上顶峰的奖励。而每一座奖杯，都由汗水和坚持铸成，这或许是接力棒里传递的另一种精神底色。

2022年，在第五届中国杂技艺术节暨第十一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中，沈阳杂技团创演的节目《双人升降软钢丝》问鼎金奖。作品中，体重130斤的李维和80斤的周晓汶共同站在离地面7米高、直径0.8厘米粗的钢丝上，精准、稳地完成“双人抱顶”“双人肩顶”等双人对手动作，极具挑战性，技惊四座。而在比赛前的两年时间里，李维和周晓汶每天在钢丝上的训练都超过10小时，练坏了400多双鞋、20余副手套。

3月23日的媒体开放日上，“王大奎”和同伴展示了《先声》中的一个动作，让记者们纷纷举起了相机：一根绳，一秒飞起5米高，看起来还不难，难的是每一次停驻的高度误差不到10厘米，才能准确连接下一个动作。这个过程，考验的是一个团队的默契，反复锤炼的不只是一两个演员的恒心与毅力。

沈阳杂技团总经理王晓介绍，沈阳杂技团选择了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两条腿走路的办法，近些年已引进演员、教练、专业舞美、音乐、影视等高端技术人才42名。无论来路如

何，汇入这条大河，他们都走在跟前辈一样追求卓越的道路上。

从技艺到戏剧 融合与创新中不断超越自我

自杂技诞生以来，从最初的街头杂耍到拼盘式的杂技晚会，再到精彩呈现的杂技剧，杂技艺术创新的每一步，沈阳杂技团都留下了深深的脚印，甚至可以说始终立在潮头。亲历过“杂技外交”的老演员陈焕说：“沈阳杂技团为什么长盛不衰，全靠创新，追赶永远没有出路。”

的确，创新与融合是沈阳杂技团始终在努力探索的精品生产之路。在沈阳杂技团办公区的墙上，挂满了以《天幻》为代表的16部系列杂技剧的剧照，不仅记录着一个院团的成长轨迹，更见证着中国杂技在“跨界”“融合”“破圈”中不断超越自我的创新之路。

如果说《天幻》系列实现了杂技从“炫技”到“艺术”的跨越，那么《熊猫——寻梦之旅》《天幻II——太阳鸟》则标志着沈阳杂技在“戏剧化”“角色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这部作品做足了中国特色和故事性，为后来《先声》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先声》以九一八事变历史背景，以沈阳王姓一家的视角，讲述了东北人民英勇不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复杂的剧情如何用杂技这种形式来表现，如何实现从“让观众看懂故事”到“以精神打动观众”的跨越，打破技与剧“两张皮”，成为现象级作品？导演李春燕总结：让每个杂技动作都是故事，是情节，是人物情绪的表达。

2023年9月1日晚，杂技剧《先声》在沈阳首演。参演的70多名演员，将舞狮、高跷、腾空飞杠、爬杆、车技、网吊等30余个杂技与魔术节目打碎重组，这些技巧或表现与日寇的殊死搏斗场景，或表现英雄壮烈牺牲等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精湛技巧和层层深入的剧情设计，最大限度地展现了节目的艺术魅力和深刻内涵，破解了杂技剧发展的困局，为杂技赋予了故事感，让杂技剧更好看了。

自2023年首演以来，《先声》已在沈阳、大连、北京、乌鲁木齐、成都多地完成85场精彩展演，所到之处，先声夺人，掌声雷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力说：“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让人落泪的杂技剧，体现了杂技剧发展20年来用杂技讲故事的实力。”

从“技之所极”到“情之所至”，《先声》的成功，不仅标志着沈阳杂技团完成了从“第一”到“唯一”的破局之路，更宣告辽宁舞台艺术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杂技剧创作攀上全新艺术高峰。

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边发吉认为，《先声》的获奖不仅是单一作品的成功，更是辽宁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完成了从“辽宁样本”到“中国先声”的艺术跨越，为全国杂技剧创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创作经验。

本版图片为受访者提供